

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世圖字第三一七一號

20500

一九二五年

咬文嚼字

以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而來主張男女平等的男人，却偏喜歡用輕靚艷麗字樣來譯外國女人的姓氏：加些草頭，女旁，絲旁。不是「思黛兒」，就是「雪琳娜」。西洋和我們雖然遠哉遙遙，但姓氏並無男女之別，却和中國一樣的，——除掉斯拉夫民族在語尾上略有區別之外。所以如果我們周家的姑娘，另姓綢，陳府上的太太也不另姓陳，則歐文的小姐正無須改作嫗紋，對於託爾斯泰夫人也不必格外費心，特別寫成嫗絲苔也。

以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而來介紹世界文學的文人，却偏喜歡使外國人姓中國姓：

ofoi 姓郭。Wilde 姓王。D'Annunzio 姓段。一姓唐。Holz 姓何。Gorky 姓高。Galevichy 也姓高。假使他談到 Gorky，大概是稱他「吾家 Gey」的了。我真萬料不到一本百家姓，到現在還有這般偉力。

(一月八日。)

二

古時候，咱們學化學，在書上很看見許多「金」旁和非「金」旁的古怪字，據說是原質名目，但旁是表明「金屬」或「非金屬」的，那一邊大概是譯音。但是，鎰，鎋，錫，鎂，鎳，連化學先生也講得很費力，總須附加道：「這回是熟悉的悉。這回是休息的息了。這回是常見的錫。」而學生們爲要記得符號，仍須另外記住臘丁字，現在漸漸譯起有機化學來，因此這類怪字就更多了，也更難了，幾個字拼合起來，像貼在商人眼桌面前的將「黃金萬兩」拼成一個的怪字一樣。中國的化學家多能兼做新倉頡。我想，倘若就用原文，省下造字的功夫來，一定於本職的化學上更其大有成績，因爲中國人的

聰明是決不在白種人之下。

在北京常看見各樣好地名：鬪才胡同，適茲府，丞相胡同，協資廟，高義伯胡同，貴人廟。但探起底細來，據說原是劈柴胡同，奶子府，繩匠胡同，蠟子廟，狗尾巴胡同，鬼門關。字面雖然改了，涵義還依舊。這很使我失望；否則，我將鼓吹改奴隸二字爲「尊理」，或是「努禮」，使大家可以永遠放心打盹兒，不必再愁什麼了。但好在似乎也沒有什麼人愁着，爆竹聲聲剝地都祀過財神了。

(二月十日)

青年必讀書

應京報刊的徵求

Rw76/87.04

青年必
讀書

附

註

從來沒有留心過，
所以現在說不出。

但我要趁這機會，略說自己的經驗，以供若干讀者的參考——
我看中國書時，總覺得就沈靜下去，與實人生離開；讀外國書——
但除了印度——時，往往就與人生接觸，想做「事」。

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，多是僵死的樂觀；外國書即使是頹唐
和厭世的，但却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。

我以為要少——或者竟不看中國書，多看外國書。
少看中國書，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。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
「行」，不是「言」。只要是活人，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。

忽然想到

二月十日

做內經的不知道究竟是誰。對於人的肌肉，他確是看過，但似乎單是剝了皮略略一觀，沒有細考校，所以亂成一片，說是凡有肌肉都發源於手指和足趾。宋的沈括錄說人骨，竟至於謂男女骨數不同；老件作之談，也有不少胡說。然而直到現在，前者還是醫家的寶典，後者還是檢驗的南針：這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一。

牙齒痛在中國不知發端於何人？相傳古人壯健，堯舜時代蓋未必有；現在假定爲起於二千年前罷。我幼時曾經牙痛，屢試諸方，只有用細辛者稍有效，但也不過麻痺片刻，不是對症藥。至於拔牙的所謂「離骨散」，乃是理想之談，實際上並沒有。西法的牙醫一到，這纔根本解決了；但在中國人手裏一再傳，又每每只學得鑲補而忘了去腐殺菌，仍復漸漸地靠不住起來。牙痛了二千年，數數衍衍的不想一個好方法，別人想出來了，却又不肯好好地學：這大約也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二罷。

康聖人主張跪拜，以爲『否則要此膝何用』。走時的腿的動作，固然不易于看得分明，但忘記了坐在椅上時候的膝的曲直，則不可謂非聖人之疎於格物也。身中間頸顙最細

，古人則於此研之，醫肉最肥，古人則於此打之，其格物都比康聖人精到，後人之愛不
忍釋，實非無因。所以僻縣尚打小板子，去年北京戒嚴時亦嘗恢復殺頭，雖延劉粹於一
脈乎，而亦不可謂非天下奇事之三也！

校着「苦悶的象徵」的排印樣本時，想到一些瑣事。我於書的形式上有一種偏見，就是書的開頭和每個題目前後，總喜歡留些空白，
所以付印的時候，一定明白地註明。但待排出寄來，却大抵一篇一篇擠得很緊，並不依
所註的辦。查看別的書，也一樣，多是行行擠得極緊的。

較好的中國書和西洋書，每本前後總有一兩張空白的副頁，上下的天地頭也很寬。而
近來中國的排印的新書則大抵沒有副頁，天地頭又都很短，想要寫上一點意見或別的
什麼，也無地可容，翻開書來，滿本是密密層層的黑字，加以油臭撲鼻，使人發生一種

壓迫和窘促之感，不特很少「讀書之樂」，且覺得彷彿人生已沒有「餘裕」，「不留餘地」了。

或者也許以這樣的爲質朴罷。但質朴是開始的「陋」，精力瀰滿，不惜物力的。現在的却是復歸於陋，而質朴的精神已失，所以只能算窳敗，算墮落，也就是常談之所關。「因陋就簡」。在這樣「不留餘地」空氣的圍繞裏，人們的精神大抵要被擠小的。

外國的平易地講述學術文藝的書，往往夾雜些閒話或笑談，使文章增添活氣，讀者感到格外的興趣，不易於疲倦。但中國的有些譯本，却將這些刪去，單留下艱難的講學語，使他復近於教科書。這正如折花者，除盡枝葉，單留花朵，折花固然是折花，然而花枝的活氣却滅盡了。人們到了失去餘裕心，或不自覺地滿抱了不留餘地心時，這民族的將來恐怕就可慮。上述的那兩樣，固然是比牛毛還細小的事，但究竟是時代精神表現之一端，所以也可以類推到別樣。例如現在器具之輕薄草率（世間誤以爲靈便），建築之偷工減料，辦事之敷衍一時，不要「好看」，不想「持久」，就都是出於同一病源的。

「你再用這來類推更大的事，我以為也行。」

之一編，而後進，以禮部侍郎。丙午，平吳之劉蕡（二月十七日。）（劉蕡）
附錄亦悉附錄焉。三。子孫以准兩科。歷事山中，意賦小詩事。時蒙景星利刃歸轉疾驅

我想，我的神經也許有些昏亂了。否則，那就可怕。

我覺得彷彿久沒有所謂中華民國。

我覺得革命以前，我是做奴隸；革命以後不多久，就受了奴隸的訂，變成他們的奴隸了。

我覺得有許多民國民而是民國的敵人。

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國裏的猶太人，他們的意中別有一個國度。我覺得許多烈士的血都被人們踏滅了，然而又不是故意的。

我覺得什麼都要從新做過。

退一萬步說罷，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看，因為我覺得民國

的來源，實在已經失傳了，雖然還只有十四年！

(二月十二日。)

四

先前，聽到二十四史不過是「相斲書」，是「獨夫的家譜」一類的話，便以為誠然。後來自己看起來，明白了：何嘗如此。

歷史上都寫着中國的靈魂，指示着將來的命運，只因爲塗飾太厚，廢話太多，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。正如通過密葉投射在蓓苔上面的月光，只看見點點的碎影。但如看野史和雜記，可更容易了然了，因爲他們究竟不必太擺史官的架子。

秦漢遠了，和現在的情形相差已多，且不道。元人著作寥寥。至於唐宋明的雜史之類，則現在多有。試將記五代，南宋，明末的事情的，和現今的現況一比較，就當驚心動魄於何其相似之甚，彷彿時間的流駛，獨與我們中國無關。現在的中華民國也還是五代，是宋末，是明季。

以明末例現在，則中國的情形還可以更腐敗，更破爛，更兇酷，更殘虐，現在還不算達到極點。但明末的腐敗破爛也還未達到極點，因為李自成張獻忠鬧起來了，而張李的兇酷殘虐也還未達到極點，因為滿洲兵進來了。

難道所謂國民性者，真是這樣地難於改變的麼？倘如此，將來的命運便大略可想。也這是一句爛熟的話：古已有之。

伶俐人實在伶俐，所以，我不攻難古人，搖動古例的。古人做過的事，無論什麼，今人都都會做出來。而辯護古人，也就是辯護自己。況且我們是神州華胄，敢不一繩其祖武麼？

幸而誰也不敢十分決定說：國民性是決不會改變的。在這「不可知」中，雖可有破例——即其情形為從來所未有——的滅亡的恐怖，也可以有破例的復生的希望，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點慰藉罷。

將來但這一點慰藉，也會勾消在許多自詡為文明潮流的筆上，淹死在許多誣告新文明者

流的嘴上，撲滅在許多假冒新文明者流的言動上，因為相似的老例，也是「古已有之」的。

其實這些人是一類，都是俗人，也都明白，中國雖完，自己的精神是不會苦的，——因為都能變出合式的態度來。倘有不信，請看清朝的漢人所做的頌揚武功的文章去，開口「大兵」，閉口「我軍」，你能料得到被這「大兵」「我軍」所敗的就是漢人的麼？你將以為漢人帶了兵將別的一種什麼野蠻腐敗民族殲滅了。

然而這一流人是永遠勝利的，大約也將永久存在。在中國，惟他們最適於生存，而他們生存着的時候，中國便永遠免不掉反覆着先前的運命。

「地大物博，人口衆多，一用了這許多好材料，難道竟不過老是演一齣輪迴把戲而已麼？」

（二月十六日。）

通訊

旭生先生：

「前天收到『猛進』第一期，我想是先生寄來的，或者是玄伯先生寄來的。無論是誰寄的，總之：我謝謝。」

那一期裏有論市政的話，使我忽然想起一件不相干的事來。我現在住在一條小胡同裏，這里有所謂土庫者，每月收幾吊錢，將煤灰之類搬出去。搬出去怎麼辦呢？就堆在街道上。這街就每日增高。有幾所老房子，只有一半露出在街上的，就正在豫備着別的房屋의 將來。我不知道什麼緣故，見了這些人家，就像看見了中國人的歷史。

姓名我忘記了，總之是一個明末的遺民，他曾將自己的書齋題作「活埋庵」。誰料現在的北京的人家，都在建造「活埋庵」，還自己拿出建造費。看看報章上的論壇，「反改革」的空氣濃厚透頂了，造車的「祖傳」，「老例」，「國粹」等等，都想來堆

在這路上，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。「強聒不舍」，也許是一個藥方罷，但據我所見，則有些人們——甚至於是青年——的論調，簡直和「戊戌政變」時候的反對改革者的論調一模一樣。你想，二十七年了，還是這樣，豈不可怕。大約國民如此，是決不會有好的政府的；好的政府，或者反而容易倒。也不會有好議員的；現在常有人罵議員，說他們收賄，無特操，趨炎附勢，自私自利，但大多數的國民，豈非正是如此的麼？這類的議員，其實確是國民的代表。

我想，現在的辦法，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「思想革命」。這是這一句話，雖然未免可悲，但我以為除此沒有別的法。而且還是準備「思想革命」的戰士，和目下的社會無關。待到戰士養成了，於是再決勝負。我這種迂遠而且渺茫的意見，自己也覺得是可歎的，但我希望于「猛進」的，也終於還是「思想革命」。

魯迅先生：

魯迅。

三月十二日。

「你所謂說底『二十七年了，還是這樣，』誠哉是一件『可怕』的事情。人類思想裏面，本來有一種惰性的東西，我們中國人的惰性更深。惰性表現的形式不一，最普遍的，第一就是聽天任命，第二就是中庸。聽天任命和中庸的空氣打不破，阻礙我國人的思想，永遠沒有進步的希望。」

「你所說底『講話和寫文章，似乎都是失敗者的徵象。正義和運命惡戰的人，顧不到這些。』實在是最痛心的話。但是我覺得從另外一方面看，還有許多人講話和寫文章，還可以證明入心的沒有全死。可是這裏需要有分別，必需要是一種不平的呼聲，不管是冷嘲或熱罵，纔是人心未全死的證據。如果不是這樣，換句話說，如果他的文章裏面，不用很多的『！』，不管他說的寫的怎麼樣好聽，那人心已經全死了，亡國不亡國，倒是第二個問題。」

「『思想革命』，誠哉是現在最重要不過的事情，但是我總覺得『語絲』，『現代評論』和我們的『猛進』，就是台起來，還負不起這樣的使命。我有兩種希望：

第一希望大家集合起來，辦一個專講文學思想的月刊。裏面的內容，水平總並無庸過高，破壞舊者居其六七，介紹新者居其三四。這樣一來，大學或中學的學生有一種消閒的良友，與思想的進步上，總有很大的裨益。我今天給適之先生略談幾句，他說現在我們辦月刊很難，大約每月出八萬字，還屬可能，如若想出十一二萬字，就幾乎不可能。我說你又何必拘定十一二萬字纔出，有七八萬就出七八萬，即使再少一點，也未嘗不可，要之有牠總比沒有牠好的多。這是我第一個希望。第二我希望有一種通俗的小日報。現在的第一小報，似乎就是這一類的。這個報我只看見三兩期，當然無從批評起，但是我們的印象；第一，是篇幅太小，至少總要再加一半篇幅用；第二，這種小報總要記清是為民衆和小學校的學生看的。所以思想雖需要翻新，話卻要寫得極淺顯。所有專門術語和新名詞，能躲避到什麼步田地躲到什麼步田地。第一小報對於這一點，似還不很注意。這樣良好的通俗小日報，是我第二個希望。拉拉雜雜寫來，漫無倫敘。你的意思以為何如？

徐炳昶。三月十六日。

旭生先生：

給我的信早看見了，但因公瑣事的事情太多，所以到現在纔能作答。

有一個專講文學思想的月刊，確是極好的事，字數的多少，倒不算什麼問題。第一爲難的却是撰人，假使還是這幾個人，結果卽還是一種增大的某週刊或合訂的各週刊之類。況且撰人一多，則因爲希圖保持內容的較爲一致起見，卽不免有互相牽就之處，很容易變爲和平中正，看看吐吐的東西，而無聊之狀於是乎可掬。現在的各種小週刊，雖然缺少力微，却是小團體單身的短兵戰，在黑暗中，時見匕首的閃光，使同類者知道世還有誰還在襲擊古老堅固的堡壘，較之看見浩大而灰色的軍容，或者反可以會心一笑。在現在，我倒只希望這類的小刊物增加，只要所向的目標小異大同，將來就自然而然的成了聯合戰線，效力或者也不見得小。但目下倘有我所未知的新的作家起來，那當然